

峨

眉

雙

劍

集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七日出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峨眉雙劍

實價

(林學雨加郵匯費)

著者 鄭 證 因

發行人 張 瑛

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A126弄203室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廣藝書局

星嘉坡明古達街星洲文化服務社

特約經銷處 南京教數營大陸書局

鄭證因著

武俠技
學小說
峨

峩

雙

劍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姓盜賊之苦。這一來却激起一般草野奇人，風塵俠隱，要求對付他了。並不是爲的他要背去清廷，替大清國來收拾他，這般草野異人，全是志在救民，往大處作，他們也願意恢復大明江山，重整社稷，只是天意難回，決沒有那種大力量，能够爲大明朝挽回劫難。所以這般人只可是退一步抱定了已飢已渴，飽與爲懷，吳三桂倘若肯領清廷，那時候入旗勤旅，鐵蹄已踏遍中原，吳三桂雖擁有重兵，卻還是與兵作亂，也不過是多叫東南數省的黎民百姓多遭流離塗炭之苦，這般草野異人，風塵俠隱相率入川，要伺機除此國賊，爲黎民雪憤，這般人中爲領率的就是天山四義周熙，張毅，葉秋江，朱天民，和一個生死之交的侯遠堂以及他兒子侯玉崑，這侯遠堂對於吳三桂不只於是家國之仇，更有切身之恨，早圖報復，侯遠堂出身草野，幼年間投入行伍中，就隸屬在吳三桂的部下，吳三桂存到實遠總鎮，侯遠堂也作了統領，只爲軍糧的爭執，犯了吳三桂的大忌，竟自捏了一個罪名，派兵查辦，侯遠堂的全家，侯玉崑曾拜天山四義朱天民爲師，已經學得一身本領，侯遠堂也是一身武功，父子二人不甘心，就被他這麼害了，拒捕脫逃，不過只逃開了他父子二人，全家遇禍，趕到大明朝心，天下，吳三桂離開北方，率兵入川，侯遠堂父子也往南逃下去，却在湖南地面遇見了天山四義四爺朱天民，說經吳三桂的行爲，全是痛心已極，秘密置好了相率入川，要乘機下手，除此國賊，也免得將來他一旦遇事，黎民們跟着再受塗炭之苦，侯遠堂父子遂和朱天民結伴往川中而來，此時平西王吳三桂在成都已然根基日固並且時時在提防着有人圖謀他，所以城中防守甚密的極嚴，朱天民等因此不敢進城，在東城大覺寺中，找了兩間空房住下，這大覺寺廟先也是一座大叢林，主持僧不善經營，以致殿宇坍塌

僧衆雲散，四層大殿外，有驛房數十間，只有一個當家的老和尚，十幾位徒衆經營着，他這廟裏只聽有人書佛施些錢；想住他幾間房子，老當家的十分歡迎，老義士朱天民等，在這大覺寺一住，倒是很和適，向廟裏打聽明白，城裏最繁盛的街市就屬東門內的永義街，那裏有很多走江湖賣雜技的，老義士朱天民帶着家人進城遊逛了兩陣，把城內的道聽好了，這成都城內比較起偏僻的府縣就強多了，六街三市頗爲熱鬧。雖是兵燹之餘，到底是省會之地，容易恢復原有的狀況，平西王吳三桂自駐成都，在這裏休養兵馬，頗有久踞川中之意，不恤民命，搜括民脂民膏，火興土木，建築行宮，鬧得民怨沸騰，但是雖也奈何他不得，老義士朱天民相看好了永善街這裏是一個極好的所在，醫卜星相，九流三教，走江湖作買賣的全集在此處，老老土朱天民回到廟中，跟鐵臂蒼猿侯遠堂一商量不能盡自在廟中隱居着，大家必須到永善街賣幾天，好掩蓋耳目，不然日子一長怕廟裏和尚先起了疑，雖在城外長了也害怕被官家注意，侯遠堂等深以老義士的話爲然，可巧這廟老和尚晚間湊了過來，跟老義士攀談，廟裏的老和尚是有些愛心，慧慧說閑話夾察着察着，及至一談起話來，老義士朱天民的談吐不俗，把老和尚佩服得五股投地，談到了老義士本身，朱天民道：「我們一共來了這麼些天了，我們只爲擺上買賣的傢伙設置辦齊所以耽擱下來，明天一定要把所用的器械賣好了籠幾個也該出去找個三吊五吊的了」。老義士朱天民剛說到這裏，老和尚道：「這位朱老師，你千萬不要費那些事了，你還不知本地的規矩麼？這裏在先不准女觔斗，就是有跑馬解的也不准立大杆子，玩耍板子，據說當年有一跑馬解的是一夥大案賊，到處作案，來到成都，把成都的富戶們偷了個苦。後來馬快們捉住他們一名夥計

才問出來，他們全仗着在大竿子上躲道，所以賊都城內，從那時留下例，不許立大竿子，現在雖則改朝換帝，可不知怎麼樣了。」老義士朱天民道：「既這麼着，我們倒不便多費手脚了，這例多虧老方丈指教，不然恐怕醜化了本錢，反倒不能落地了。」老方丈回後面禪堂，這裏侯遠堂等全十分痛快，因為這一來又省事，又不露痕跡，老義士朱天民又把寶書一切行規，向侯遠堂等說了一番，這種事那能一時就會，不過臨時別說外行話就罷了，到了第二日天氣很是晴和，老義士早早用過飯，趕到已牌時分，各自收拾停當，侯玉崑抗着刀槍把子，侯遠堂更會湊趣，把俠女朱劍英和小俠侯玉崑的牲口，牽着馬走出廟門不遠，忽然聽得背後一陣馬蹄聲騰騰，朱天民一回頭，見一騎白馬，如飛的過來，馬走的疾，還沒辨清馬上人的面貌，這騎馬已越過去，忽見他猛勒韁繩扭頭招呼：「遠堂，你竟在這裡了！」侯遠堂不由一驚，仔細看時，趕緊向馬上人搖了搖頭，不教他再發話，侯遠堂已然認出來，大正是曾經作過齋師的柳崑揚。來人已經翻身下馬，牽着牲口湊過來，侯遠堂不等他開口，急大聲說道：「柳師弟，你來了正好，我們師徒在這兒鋪個把式場子，正嫌人少，師弟肯帶我們一回場子麼？」這柳崑揚含笑點點頭道：「師兄，那怎麼不可以，我們幹的是這個行當，我來到成都，也是想把武備擺在地上，有師兄們在這裏豈不更好了麼！」這柳崑揚順着侯遠堂的語風答着，走到了玉華街轉角邊裏正好十分清靜，沒有什麼人來聽，侯遠堂遂給朱天民父女引見了，草草告訴入成都的來意，並問柳崑揚怎會也來這裏，柳崑揚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我有三寸氣在，我絕不會不報寧遠城之仇。」

侯遠堂忙道：「師弟要小心，此賊身邊很有些江湖能手，我們得即變裝，也正爲是掩飾行藏，少時圍到廟中，再細談吧。」柳嵐揚點頭，來到玉華街，天時尚早，老義士朱天民懂得走江湖的薄路，等了一會兒，所有走江湖的趕生意的，陸續到來，老義士朱天民昂然換齊自己所佔的地上，是一夥鬍鬚的（切語是賣膏藥帶蘇武的）老義士過去道：「辛苦，先避過『坎子』去，跟着他打聽，這裏站碼頭的是那一位？賣飛張的見是同黨，遂告訴老義士，此處站碼頭的是金五歪牌，全稱呼他大刀金五爺，就在街西住，到十字路上一問便知。老義士謝了這賣飛張的關照，回過身來，說與了侯遠堂，侯遠堂預備了一份紅帖，上面寫的假名侯大勇，遂拿着這張名帖，找到大刀金五爺的門口，把名帖遞進去，工夫不大，傳出話來，說是：五爺擋駕，改日回拜。侯遠堂知道這就算沒有事了，急忙轉回來，說與了師叔朱天民，這時天已過午，遊人很多，侯遠堂把刀槍把子藏好，遊人重新上來，看這夥賣藥的，一位七十多歲的老頭子，兩個五十多歲的，兩個年青的是一男一女，全是廿六七歲的情形，一色的五匹白馬，滿有銅過梁，內中兩匹掛着採球，一定是練馬騾的牲口，看熱鬧全想看這老少練什麼功夫，老義士朱天民，見人已圍的裏三層外三層，自己把肥大的袖子一挽，腰中的抄包繫了緊，把白色高腰襪子的縲帶，重勒了勒，搖搖腳踢腿的試了試，沒有鬧騰的沒有吊釐的，這才來在場子當中，先兩四下抱拳拱手的作了個羅圈揖，然後說道：「列位子弟爺台，好武的老師，因漢兩教，借這兩門，學徒的姓朱排行在四，全叫我朱老四，帶着這徒弟孫，來到貴寶地，投親不遇，訪友不廣，因在店中，萬般無奈，把武備擺在土地上，給我老師現眼，這就是人壽富得賢驤，虎餓關路傷人，學徒可不

敢說有功夫，不過會幾手粗拳笨脚，莊稼把式，要在各位老師面前獻醜，貴寶地是大邦之地，你老要多多憐恤我們爺幾個。沾了光啦，練的好壞，還得請各位子弟老師們多多捧場，腰裡方便的，你老擲上一把半把，你老若是腰裡不方便，只管站住你老金身大滿，站脚助威，在下也知你老寶塔大的人情，我們把生意擺在地上，算一文不值，全憑子弟老師們多捧場吧，在下可不會說生意口。先叫這兩孩子練兩趟，回頭在下再孝敬你老一趟笨拳，說罷一拱手退下來，柳崑揚差點發笑出來，心說：「這位老義士倒滿懂，難得裝什麼做什麼，『黏黏』『鑿剛』滿在行，嘴裡直說着不會說江湖生意口，可是說的滿是江湖話，不提柳崑揚竊笑，且說老義士朱天民向侯玉崑道：「你下去練一趟吧。」侯玉崑還沒走到場子當中，臉先紅了，只可低頭不往回看，站在場子當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把門戶立好施展開羅漢拳，這趟拳係受名傳，不同凡俗，一招一式，滿見工夫，看熱鬧的裡頭也有行家，見這面面腆腆的少年，打的這趟拳，非常了不得。發招打勢，滿受名人指教，絕不是江湖賣藝花拳繡腿一流，手，眼，身，法，步，腕，肘，膝，肩，全見出真純的功夫來，趕到把羅漢拳走完，一收勢，氣不湧出，面不改色，看熱鬧的齊聲喝起彩來，到底是大邦之地，看熱鬧的人，跟着紛紛向場子裏扔錢，雖則不多，也見了兩吊多錢，朱老義士連連拱手謝道：「各位子弟老師多捧場了！」這時俠女朱劍英也撤出劍來，來到場子當中左掌拍着劍盤，食中二指伸出，貼着劍柄，右掌的指尖塔在左手背上，向四下裡一拜，跟着左臂向下一垂，右掌腕盒中二指，招劍訣，二指尖輪到眉梢，往下一擡，帶右腿，金鷄獨立式一站，跟着往下一擡腰，隨着右足尖，略一沾地，隨着長身，右足往左

揚出，劍換到右手，左手劍訣一領劍，從左往右，劍尖而下劃了一個圓圈，劍從頭上翻從左肩，劍尖向下一翻式，這手叫「虹霞貫日」身形劍式，把外行看的全喝起彩來，跟着施展開八仙劍，真是一招一式，全見工夫，劍走輕靈，可是普通練劍的往往被這三字所誤，俠女朱劍英，劍術是家學淵源，得父親跟師伯銀髯皓叟周熙成師親傳，雖不能說超凡入聖，可也稱得登堂入室，劍點上下過，深刻的工夫，點、崩、截、挑、刺、扎，這六字訣，全運用的得清神髓，這趟八仙劍，說是練到劍身合一，沒有十年的純功夫，練不出來，像俠女朱劍英今年不過十五六歲，難道從五六歲就練起不成？其實像俠女朱劍英不過練了六七年的光景，就仗着是父親跟師伯的盡心教授，再加劍英宿慧，天生來的絕頂聰明，舉一反三，所以事半功倍，雖只六年，比平常人十幾年的功夫還深，可是你不論怎樣聰明，還是得有名師指教，像俠女朱劍英，走這趟八仙劍，真能够擊劍的實不容易，在朱劍英施展這趟劍的當兒所有內行外行，全不由己的氣靜神寧，眼神滿送到朱劍英一人身上，劍英把劍走完退到後邊，立刻齊聲喝彩像雨點般的奶錢，這時柳崑揚也覺技癢，自己在大竿子有獨到的工夫，也不待候達堂談自己，竟向老義士朱天民一拱手道：「弟子要在老前輩面前獻醜。」老義士笑哈哈的道：「說那話，隨便練幾手，讓我們開開眼吧。」柳崑揚此時也不在乎了，誰愛笑誰笑，自己滿不在意伸手抄起一根大竿子，看了看前後的地勢，先把大竿子放在地上，勉強紅着臉向四下一拱手道：「諸位們包涵着看，學徒沒有什麼真功夫，請老師們多指教吧。」說罷用脚尖一拈竿子後把，脚尖往上一跳，用右手把大竿子攔按住，左腳一撤步，右臂伸直，腕子一用力，把竿子端平，大家一看這手功夫，看罷沒什麼，可不

容易練，千斤不壓稍，就憑單臂伸直，把大竿子端平，大竿子稍結紋不動，實不容易，齊聲喝起彩來，柳崑揚這才又一撮右步，右手往懷中一帶，左手一托竿子前把，這一合把，把竿子一擰，大竿子稍一顛，「嘎嘎嚕」就是桌面大的圈子，左翻右壓，一進擰了六個圈子，看熱鬧的又齊聲喝了個彩，因為大竿子這種兵器，屬百兵器之祖，最難練，火候不到純青，不敢用大竿子臨敵，功夫淺的運動不靈，等於廢物，真要在大竿子上有了純功夫，百八十人也進不了身，柳崑揚一施展開大竿子招術，真是與衆不同，翻，拿，崩，拔，壓，劈，砸，蓋，挑，扎，十種手法俱臻妙境，真似一條龍，連老漢士朱天民眼淚滾滾全點頭讚嘆，練大竿子招術內最難練的是「烏龍入洞」「烏龍擺尾」「金鷄亂點頭」「十面埋伏」「翼三圈」「外三圈」「中鋒三圈」「烏龍穿塔」「纏纏三捕鼠」「劈竿兒」這種招術全不易練，氣不達四梢的練不好，兩臂沒有幾百斤臂力的，練不好，當時柳崑揚大竿子練完，一收勢「太公釣魚」把竿子往地上一放，向四下裏一拱手，跟着彩聲雷動，又見了兩三吊錢，老漢士朱天民向鐵臂蒼猿侯遠堂道：「你不下場子練兩手嗎？」侯遠堂道：「誰道師叔之命，隨手抄起一竿花槍來，到場中間，也向四下裏拱手，躬身，高聲說道：「我們師徒來到貴寶地，蒙諸眾位老師多捧場，學徒沒有什麼工夫，練幾手花槍，在眾位老師面前獻醜？眾位多鑒福吧。」說罷遂把槍一合，走行門，邁過步，往前進步欺身，連擰了三槍，嗚嗚嗚嗚成了三尺大的圈子，已就憑槍頭或還標非容易，趕獨一開式「巧點四門」跟着變式「梨花春雨」內中有行家一看暗暗吃驚，敬惜鐵臂蒼猿侯遠堂施展的是三十六路的白猿槍，這種槍法會的就少，在江湖賣藝的裡面，更是沒見過，真是較蛇真龍、神鬼不

潤，身形步眼，手式槍點，稱得超凡入聖，施展到巔海處，只見血擋（槍上紅綢名血擋）化作一片紅雲，槍頭變成萬道金蛇飛舞，那還看的見身形，看熱鬧的一聲聲連聲不斷的喝起「好」來，趕到施展完了一次勢，向西下裏一拱手，說了聲：「多謝衆位老師捧場。」跟着退了下來，這一場練下來，又見有三四吊錢，柳崑揚含笑迎着候遠堂低聲說道：「白猿槍實在絕倫，可惜給這些笨蛋看，他們那懂得。」候遠堂道：「這到不盡然，我看衆案中很有我們同道。」柳崑揚點點頭，遞向老義士道：「老師輩可以露幾手，讓弟子們開開眼界，長長見識，好嗎？」柳崑揚是故意的激老義士，因為天山四義已是俠劍客的身份，定有驚人的絕技，可是不趕上機會，不容易看見他老人家一試身手。故此藉着這個機會，請老義士露兩手，不過自己准知道老義士未必肯在這種地方露什麼功夫，不料話剛出口來，老義士朱天民冷笑一聲道：「老朽正想練一爐鑿鑿場子，來！你們各練一樣兵刃，給老朽拆招，咱點點開開練一場，回頭叫他們哥倆兒在牲口上練兩手功夫，也該回去了。」柳崑揚一聽倒吸一口涼氣，心想我這是自己找病，老義士叫我拿兵刃跟他老人家拆招，這簡直是要叫我當場栽跟頭，忙向老義士道：「老師輩這可是取笑，我們大膽也不敢跟您拆招。」老義士朱天民假把下頰擺一擺，低聲說道：「咱們是騙人來的，別這麼當真事，老朽全不敢客氣，你請怎麼不曉事呢！說得柳崑揚不敢再謙虛，這時老義士朱天民毫不遲疑的走到場子當中，只把肥大藍衫的袖子挽了挽，向西面的人一拱手道：「衆位子弟老師多捧場了，在下腿腿眼慢，也要在衆位子弟老師面前現醜，叫我這兩個大徒弟限在下場過過兵刃，在下要空手進兵刃，練不好還求子弟老師們多包涵，淨說不練，是劈把式，淨練不設是擺把式，

咱們還是少說閑話，趕緊的練。」說到這裏，向柳崑揚侯遠堂一點手道：「你們哥倆，趕緊過來。咱們爺三個熱熱鬧鬧練一回，還得求子弟老師們多捧場呢！」柳崑揚，侯遠堂，被老義士的話說住，不好再說不敢練了。當時兩各人揀了件短兵刃，侯遠堂依然用三尖兩刃刀，柳崑揚用青鋼劍，兩人全存着「戒心」，提兵刃到場子當中。柳崑揚向老義士道：「師父，你得多讓着徒弟點。我們跟老師動手太無禮了。」老義士左手捻着銀髯，樂嘻嘻道：「咱們是給子弟老師解悶，裁不裁的是自己爺們，來吧！進招。」老義士連往後退了三步，一立式，腳蹠子午棒，平拳當胸，左拳平搭右手虎口，裏陰外陽，往前進三步，往後退半步。柳崑揚一看知道老義士是用的少林拳法，這才知老義士是少林宗派，兩人也不敢怠慢，又自開門立戶，柳崑揚施展自己平生最得意的一趟「三才劍」，侯遠堂却施展「五虎斷門刀」法，兩人走邊鋒，往上滾。老義士階中宮走洪門，欺敵直進，趕到够上了部位，可是這兩位異姓兄弟，風塵俠隱，誰也不肯先動手，本來這種地方，就是難題，老義士赤手造兵刃，到是欺敵之意，不意兩人全是晚輩，在老前輩前，那敢先動手，老義士朱天長看出這種情形，就把步眼往左一偏，躲了侯遠堂，老義士的身形太快，貼近了侯遠堂左手食中二指，分開，左足在前，往前一上步，身形往前一探「雲龍探爪」右足在後，一搭二指，奔侯遠堂的二目，侯遠堂往後一偏頭，左手掌法往後壓着，右手刀尖向後，平貼在左肋，作敗走式，侯遠堂這時不能不還手了，趁勢一翻身，用了招「仙人指路」，老義士的「雲龍探爪」點空，侯遠堂的刀鋒又到，老義士趁勢用左掌往右一撥侯遠堂的刀，右掌是「金鈞爪」，奔侯遠堂的後背打去，侯遠堂原是腳下沒動地方，反臂擰身抽刀，趕到老義士還

一用右掌往右撥侯遠堂的刀。侯遠堂並非軟弱，只是遇到義士這種手法，不敢欺敵取辱，這一撥刀抽身，所以後背露了空，金鈞爪露這一掌，若是圓打上，就是有橫練的功夫，也被打散了，侯遠堂覺出背後的掌風已到，只好用「燕子鑽雲的輕功絕技」往前一拱腰，憑空拔起一丈多高，往前落下，已出去七八尺遠，當時侯遠堂跟叔朱天民拆這兩招，不過是剎那之間，那柳崑揚竟在老義士往外撥招時趕到，却噙了聲：「看劍」。這義士往右上步翻身，見柳崑揚的青剛劍正是「白蛇吐信」紫巴刺空，老義士差點沒笑出來，心說，這不能叫三才劍，應該叫奇門劍，才名符其實，老義士心中竊笑着，見柳崑揚變招爲乘龍引鳳，劍鋒直取老義士的左肩頭，這位老義士身形輕靈迅速，寬用三十六路擒拿對付這兩般兵刃，老義士把身形走開，起落進退，閃展騰挪，封閉擒拿，浮沉吞吐，飄忽如風，就憑柳侯兩人，全是超羣的功夫，今日跟老義士一對上手，立刻看出功夫強弱來，柳崑揚侯遠堂不能貼近老義士。朱天民把三十六路擒拿施展完了，怒的把身形往旁一縱，收住式，一抱拳道：「幸位子弟老師父見笑了。」侯遠堂和柳崑揚也收住式，彼此相視一笑，各自會意，今日就算戰在老義士手內，柳崑揚等暗自嘆息，學無止境，功夫也是一樣，欲得驚人藝，須下苦功夫，今日陳老義士比較起來，真是天淵之別了，兩人心中盤算着，地上又見了好幾吊鐘，這時看熱鬧的全不肯走，全要看馬上的功夫，這可不是仗着生意口「權點」全憑着所練的功夫，與平常江湖賣藝的實在不同，故此知道馬上功夫也含糊不了，大家全不肯動，這時老義士朱天民，向侯玉崑，朱劍英兩人一點手道：「你們兩人練一趙馬上功夫，咱們也該回去了。」兩人齊答應了聲：「遵命！」各領繩繩，一雙龍樹水一

，貼着熱鬧的面前轉了一週，還兩匹牲口全是鞍轡鮮明，銅過襟全上紫龍斗大錦彩球，正抱在銅過襟當中，金鈴嘩嘩嘩嘩的響着，分外的令看熱鬧人提起神來，全貫注在這兩個少年男女身上的本來，玉崑相貌英俊，今日的衣裝打扮又全是老義士指點着裝扮的，江湖味十足，藍綢包頭，藍綢子短小褲，青絨緇勒十字綽，下面也是藍色中衣，薄底快靴，那份繁陰俐落分外精神，俠女朱劍英却是頭梳，髮，前髮齊眉，腦後長髮披肩蓋頸，上身藍衫，下面紫色中衣，脚下是一雙天足，穿着軟雲底軟靴，黛眉中含着英氣，兩人牽着牲口到場子當中勒住，還鐵臂着猿猴遠望到師叔朱天民的身旁道：

「師叔：我師妹要是騎不慣牲口，待小姪替師妹上吧！」老義士朱天民笑道：「你不用替她擔心，這個丫頭從七八歲時就敢上牲口，老朽在天山隱跡，這丫頭終日馳騁山谷中，倒還不致有什麼失閃。」

老義士朱天民移步來到場子裏，站在那兩天牲口當中，抱拳拱手道：「家位子弟老師，現在叫他兩個下場子練這馬上功夫，在下還是方才交待的那句話，我們不是吃生意賣藥的，這兩個孩子馬上的玩藝自然沒有人家跑馬解的練的到好處，家位只看他們是真功夫不是就是啦。這回也不敢再向子弟老師們討賞，我們爺幾個已算沾光了，這回練完了我們也得跟您告假，明天再伺候您老吧。」說到這裏向四下作了個羅圈揖，往後一退，候玉崑、俠女朱劍英，兩人同時一拍馬屁股，兩匹駿馬直向前衝去，候玉崑一披馬鞍子，脚下可不認路，輕氣飄落在了馬鞍上，俠女朱劍英把繩纏往彩球上一套，任着馬往前跑去，馬出去有兩丈遠，脚下一點，縱出一丈五六，發一沾地，又復騰身而起，這頭却竄起有七八尺高往下一落，不偏不斜，恰好落在馬鞍上，四圍齊聲喝起彩來，鐵臂着猿猴遠望，不禁暗暗佩服，

不是驚奇他這手「穿雲趕月」的輕功，只驚奇他往馬背上落時，絲毫不碰鞍子，這點年歲的小姑娘，竟有這麼好的輕功，將來真不可限量。不提鐵臂蒼猿仗德堂暗中讚嘆，且說楊子漢兩匹駿馬，全開開了俠女朱劍英的牲口在後頭，兩匹馬全相隔不到兩丈，兩走的如同雲閃星馳，可全鬼臉已翻翻如黏在鞍子上一樣，正走着，天山俠女朱劍英忽的手挽韁繩，全身往左一翻，來了手「順風扯旗」侯玉寬在後頭也不肯示弱，雙手挽過韁，全身往上一翻，拿了把大頂，身體變得筆直，馬走了半週，天山俠女朱劍英，却也變了「燈籠藏身」侯玉寬拿頂大頂，整轉了一週，忽的往下一落，腳離鞍子，挺身站穩，立刻四圍彩聲如雷，侯玉寬又撥了個朝天飛，天山俠女朱劍英又露了手「觀音坐蓮台」這手是賊心願侯玉寬相較，又繞了一週，兩匹馬離着近了。侯玉寬在馬上招呼道：「師姑，小姪不會什麼了，我們練一手換氣騰風如何？」天山俠女朱劍英點點頭道：「好吧，我可不准行的了。」說話間兩匹馬已經並頭，侯玉寬馬在左邊，遠在馬鞍上抱拳向四圍看熱鬧的說道：「衆位子弟老師，再撒這一手，我們皆假了。」說到這裏遂向右一扭頭，說了個「翻」字，就見兩人的身形一晃，侯玉寬看到了天山俠女朱劍英的馬背上，天山俠女朱劍英到了侯玉寬的馬鞍上就憑馬走如飛，在馬鞍上能站起已非容易，竟於飛騰着，能夠換過身來，這種上的功夫，算是練到家了，侯玉寬，朱劍英在棚那間擲了四次，末後這次，兩人全在馬鞍上一縱，身，離落平地，向四下裏一抱拳，回身將繩纏纏住，退了下來；老義士朱天民向四下說了聲「衆位子弟，老師們多辛苦了，我們爺兒幾個，明日再伺候衆位吧。」看熱鬧的一聽人家不練了，這才紛紛散去，侯玉寬等收拾着刀槍器械老義士朱天民，向侯德堂道：「咱們算在

江湖上掛了號了。」侯遠堂微笑點了點頭，老義士向柳崑揚道：「老賢弟，你的功夫真純，令老朽佩服之至。老朽走遍江湖，尙沒遇見大竿子上有這麼好的功夫的。」柳崑揚道：「人前輩道獎了。」此時侯玉崑朱劍英盛人，把刀槍棍子全翻好，將要牽牲口，忽然從場子外進來兩個老，全是清朝打扮，帶着大紅纓子緋帽，藍色官衣，青緞官靴，氣度雍容，來到老義士朱天民面請道：「老頭兒，你的真不含糊，你們這才不是花拳繡腿的玩藝兒麼，我打算提拔提拔你們，老頭兒願意嗎？」老義士一看這兩人，就知是平西王吳三桂部下的將校，因為四川這一帶，除了平西王吳三桂部下改了清朝服裝，所有商民保甲，以及降清的明朝兵將，還全是保存着明朝的服制，並且清廷的剃頭令還沒下，所以滿漢雜處全有，當時老義士見左邊這個說話的人，是遼東口音，年紀在四十左右，五官端正，器宇軒昂，右邊那個，比較着粗魯些，自己想這倒是天與良機，不要錯過，忙陪着笑臉道：「小人們流落江湖是出於萬分不得已，但分有一線出路，也不肯幹這種勾當，老爺即肯提拔小人們，是求之不得的事，那有不願意之理，但不知是什麼事，也好跟徒兒商量商量，左邊那人道：「我們是平西王親前侍衛，老爺在各路軍中，挑選四百名身體矯健的軍兵，編成武衛軍，這種軍兵，要人人精通武術，作王親的警衛，現在缺少教練武衛軍的人材，所以要考試十幾位教練官，這種教練官，須要精通技擊，要百中選一，若是考取爲總教練，授四品軍功得獎，武術還是雙帥，可是沒真本領，可別想騙飯吃去，我適才見你們師徒全是真正受過名師傳授，有八成可以考上，如若願意去，明天就到舊提督府報到，就提督侍衛官姚鵬叫你們去的，老義士朱天民連連稱謝道：「在下若能考中，飲水思源，不敢忘老爺所賜，

還沒請教老翁的尊姓。」這人答道：「我姓姚名鵬，我們還有事，你們明天去吧。」侍衛官姚鵬轉身走去，老翁士朱天民向柳直邊道：「咱們趕快回大覺寺，再商量此事吧，於是各自牽坐騎，離開一帶繁華所在，十七全認銀撥鞍，如飛的趕回大覺寺，老翁士等這一回來，兩處火工道知道這幾位客人，往永華街趕買賣去了，送出來迎接，險被過牲口伺候茶水險水，較往日特別的殷勤，週到，暗中却向侯玉崑問賺了多少錢回來，侯玉崑沒放意的告訴火工賺了二三十吊錢來，我們老師還說，明若天是賺的多了，還費你一兩吊菜錢呢。」火工道一聽，立刻笑逐顏開，淨盼着快到了明天，好領賞。且說老翁士朱天民等，晚間彼此商量，入王府的事，老翁士朱天民道：「我們這次喬裝打扮，混跡江湖，不料竟有獨具慧眼的侍衛官姚鵬，推誠指示，我們取進身之階，我們雖則是藉以掩本來面目，遊說市廛，但是倚衛官姚鵬，絕不是以兒戲待我等，其義堪欽，其人可敬，這種地方，我們須分潤了才不愧英雄作事，可是此番入王府，恰似入龍潭，探虎穴，稍一不慎，就有殺身之禍，儼今日在永華街就危險到萬分，這侍衛姚鵬，幸喜尚與我們全不認識，倘若是吳三桂部下的舊人，遠堂父子是多麼危險，老朽想，遠堂父子是不便去了，雖則不一定就見的着平西王，可是也保不定就永遠的見不着他，我們的行藏，在沒有佈置的妥當之前，不能叫一個人看破，因為現在吳三桂實不可輕視了，他現在心懷叵測，手下謀臣勇士如雪，我們若不計劃週密了，冒然下手，勢必落個徒自取辱，明天我父女前去臥底，你們在這裏等候老朽的信息吧。」鐵臂猿猴遠堂倒深以老翁士的話為然，本來自己在吳三桂手下多年，他手下差官弁勇，也有許多熟人，在隱密行跡的時候，自己萬不能露面，師叔所見與自己相同，